雙圓模式與套圓模式在中日文化理解中之應用

于　康[*]

摘　要

本文的目的是為了從語言文化學角度探索並假設漢語的語言文化模式與日語的語言文化模式，以解釋漢語和日語在語言交際中選擇語言表達方式時的制約條件，並思考文化與語言之間的制約關係。本文以日語和漢語日常生活中的事例為例，在前人的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日語的雙圓模式與漢語的套圓模式假設，並認為以日語為母語的人在選擇語言表達形式與他人交際時主要受雙圓模式的影響，而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在選擇語言表達形式與他人交際時主要受套圓模式的影響。

關鍵字：雙圓模式、套圓模式、語言文化、內、外

[*] 日本關西學院大學

The Roles of Shuangyuan and Taoyuan Pattern in Understanding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

Yu, Kang*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pply cultural linguistics theory to approach the different style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 and explore the conditions of Chinese encoding styles and Japanese encoding styles i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special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language.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studies and daily life cases from Japanese and Chines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we can consider Japanese as a *Shuangyuan* pattern and Chinese as a *Taoyuan* pattern, which operates their native speakers on selecting language expressions individually.

Key words: *Shuangyuan* pattern, *Taoyuan* pattern, language culture, inside, outside

* Kwansei Gakuin University

1. 問題所在

在現實的語言表現當中，有很多現象是無法用語法理論來解釋的。比如：中國人覺得該用“謝謝”的時候，日本卻說「すみません。」[1]。日語表示“謝謝”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還可以說成「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同樣，「すみません。」也可以說成「すみませんでした。」，但是，漢語裡卻沒有這種區分。再比如，我們在路上行走時，突然有人從背後叫你，你回頭一看，原來是多年不見的“山田老師”，這時日語應該說成「あ、山田先生でしたか。ご無沙汰しております。」，而不能說成「あ、山田先生ですか。ご無沙汰しております。」，也不能說成「あ、山田先生でしょうか。ご無沙汰しております。」。也就是說，即使是面對站在你面前的人，也不能用所謂現在時的「です」或「でしょう」，只能使用所謂過去時的「でした」。

通常認為，日語的「た」有 6 種用法，1)用來表示時，2)用來表示體，3)用來表示現在完了，4）用來表示想起或發現，5)用來表示確認，6）用來表示命令。但是這些語法歸納似乎都無法解釋為什麼日語可以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和「すみませんでした。」。因為，至今為止，以漢語為母語的日語學習者仍舊有很多人不會使用這兩種說法。對於「あ、山田先生でしたか。」中的「た」，工藤真由美（2004）認為可以歸類為“意識性的確認（意識的確認）”，可是我們也仍然無法根據這個標準來判斷什麼時候該使用表示“意識性的確認”的「た」。

對於「ありがとう」[2]和「すみません」這類表達方式，有的研究者將其歸類于“感謝表現（感謝表現）”和“認錯表現（謝罪表現）”，並運用語用學、社會語言學、面子理論（フェス理論）或者交際理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理論）來進行實證性的或理論性的研究（熊取谷哲夫 1988、

[1] 日語用來表示道歉的說法有很多，本文以此為其代表。
[2] 日語用來表示感謝的說法有很多，本文以此為其代表。

住田幾子 1990・1992、岡本真一郎 1991、1993、熊谷智子 1993、池田理恵子 1993、三宅和子 1994、羅朝暉 2003、彭国躍 2003、鄭加禎・上原麻子 2005 等）。但是，這些嘗試依舊沒有解釋清楚中國人用“謝謝”的地方為什麼日本人會使用「すみませ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與「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すみません。」與「すみませんでした。」之間的表義功能究竟有什麼不同，「山田先生でしたか。」中的「でした」究竟用來傳遞說話人的什麼信息。

由此可見，這類問題都不是單純的純語法學問題，都與文化背景有關。也就是說，在這類說法能夠成立或者不能夠成立的背後，存在一個制約這類說法的模式。中國人用這種模式制約母語表達的選擇，日本人用這種模式制約母語表達的選擇。既然與文化有關，我們就有必要嘗試從語言文化學的角度來重新審視這些問題，尋找出解釋涵蓋面大，具有典型性的語言文化學的模式。

本文將通過對日本人和中國人思維方式的考察，在語言文化學這個大範疇中，提出雙圓模式和套圓模式的概念，並力圖嘗試證明這兩個概念的在異文化理解中的有效性。

2. 語言文化學的定義與日漢比較語言文化學的定義

語言文化學這個術語或與此語義接近的術語可以散見於語言學家和文學家的論文中（岡崎義恵 1947、牧野成一 1978、1996、芳賀綏 1984、奈良毅 1994）。其中，奈良毅（1994）和牧野成一（1996）給出了明確的定義。

奈良毅認為“言語文化学とは、既に社会慣習として確立している言語的・文化的諸特徴を研究対象とし、両者の相関関係を科学的に記述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学問である”，對此，牧野成一認為“言語文化学とは、既に社会慣習として確立している言語的・文化的諸特徴を研究対象とし、両者の相関関係をある普遍的な媒介物を通して科学的に記述すること

を目的とする学問である。”對比兩者的定義可以發現，這兩個定義十分相似，最大的不同可能就在於科學地記述語言和文化這兩者關係時是否要“通過某種具有普遍性的媒介物”這點上了。

由於本文的目的不是闡明單一的語言文化的模式，而是要比較日語和漢語兩種語言文化的模式。因此，我們在參照先哲定義的基礎上，將日漢比較語言文化學的定義做如下規定。

日漢比較語言文化學是指，通過某種具有普遍性的媒介物，科學地記述在日語或漢語中已經作為社會習慣定型的語言和文化之間的相關關係，並將兩者進行對比研究的學問。

也就是說，在日語和漢語這兩種語言的背景裡，存在各自的語言文化模式，如果能夠闡明這兩個模式，並進行對比研究，那麼我們就有可能更加明確地弄清楚問題的起因和癥結所在。本文的目的就在於通過一些語言現象來摸索日語的語言文化模式和漢語的語言文化模式。

3. 形式與表義

3.1 「ありがとう」「すみません」與“謝謝”“對不起”

在通常情況下，受人恩惠時必說謝謝，給別人帶來麻煩或造成損害時必會道歉或賠罪。這似乎是一個共同的標準。但是，在相同的語境條件下，感謝場面和道歉場面所使用的語言表達，日語和漢語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特別是初學日語的人或對日本文化不太了解的人，往往會用錯「ありがとう」或「すみません」。

比如，當受到別人的鼓勵、稱讚，或受到自己上司、同僚、朋友的慰問，或得到別人提供信息的時候，以日語為母語的人通常都會說「ありがとう」，而不會說「すみません」。以漢語為母語的人，此時通常也都會說“謝謝”，而不說“對不起”，也許會有一小部分人說“不好意思”[3]。

[3] 數據的分析和引用，來自住田幾子(1990)和岡本真一郎（1993）。

當郵局的人給你送來郵包和當你走下公共汽車跟司機打招呼的時候，無論日語還是漢語都會說「ありがとう」“謝謝”，而不會說「すみません」“對不起”“不好意思”。

但是，如果你和朋友一起去吃飯，飯後走出飯店時，你主動給女士開門，這時，以日語為母語的人大多數都會說「すみません」，而不說「ありがとう」。於此相對，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卻大多數會說“謝謝”，而不會說“對不起”，最多會說一聲“不好意思”。不過，如果開門的人不是你，而是飯店的服務生時，情況就不同了。這時，以日語為母語的人大都會說「ありがとう」，而很少說「すみません」，而以漢語為母語的人最多也只說一聲“謝謝”，不說“對不起”或“不好意思”。

當你不小心把錢包忘在座位上，起身要走時，如果一位素不相識的中年婦女叫住你，告訴你忘了錢包了，這時，以日語為母語的人都會說「すみません」，而不說「ありがとう」。相反，以漢語為母語的人都會說“謝謝”，而不說“對不起”或“不好意思”。

岡本真一郎（1993）對「ありがとう」和「すみません」的使用場合進行了詳細的調查。現將與本文有關的數據摘錄如下。

	（關係親密的場合）		（關係疏遠的場合）	
	感謝	道歉	感謝	道歉
讓開座位	70.8	43.8	33.3	70.8
等待	47.9	91.7	16.7	100.0
問路	100.0	9.2	93.8	20.8
倒咖啡	100.0	16.7	64.6	75.0
早晨同行	35.4	77.1	20.8	95.8

（“讓開座位”指請對方騰出座位來。“等待”指請別人等自己，或別人自願等自己。“問路”指自己向別人問路。“倒咖啡”指讓別人給自己倒咖啡。“早晨同行”指請別人早上給自己作伴一起走。同一個人可以選擇複數項目進行解答。因此，兩數相加超出 100%）

從上面的例句和住田幾子（1990）、岡本真一郎（1993）數據中，似乎可以歸納出一條規則出來，這就是，如果我們承認在日本人的交際模式中存在“內”和“外”的關係（牧野成一 1996）[4]，那麼，當說話人認為自己的言行或他人為自己所實施的行為與他人的利益圈不發生關係，沒有影響或侵犯對方利益圈時，以日語為母語的人通常是不會實施包括語言表達在內的一些補救措施的。比如，像受到別人的鼓勵、稱讚，或受到自己上司、同僚、朋友的慰問，或得到別人提供信息這類行為，如果說話人認為對自己有益，但又沒有影響或侵犯對方的利益圈，通常只說「ありがとう」，而不說「すみません」。於此相對，當說話人認為自己的言行或他人為自己所實施的行為與他人的利益圈發生關係，影響或侵犯了對方的利益圈時，以日語為母語的人通常會實施一些補救措施。比如，像別人告訴你忘了錢包，非服務生的人給你開門，要求別人早晨與你結伴同行這類的行為，如果說話人認為對自己有益，但同時又影響或侵犯了別人的利益圈時（因為，這些行為都不是別人義務範圍內的該做的），通常會說「すみません」，而不說「ありがとう」。

因此，當服務生給你開門，或告訴你忘了錢包時，以日語為母語的人多半會選擇「ありがとう」，而不說「すみません」。因為，這些都是他們份內的工作，雖然對說話人有益，但沒有影響或侵犯服務生的利益圈。相反，如果你的上司給你開門，以日語為母語的人說「ありがとう」，就會給人一種傲慢的感覺。因為，開門不是上司的份內工作，開門的行為對說話人有益，但同時也影響和侵犯了上司的利益圈。

關於「ありがとう」和「すみません」不同，岡本真一郎（1993）也認為，即便是關係密切的朋友，如果說話人認為對方負擔過大，這時，道

[4] 牧野成一（1996）對“內（ウチ）”的概念定義如下：「ウチの概念を、『かかわりの空間』と定義できる。」「家族が集まる空間は、かかわりの空間であろうし、知識が共有されて、くつろぎ生理、心理のある空間では、人と人はかかわりを持ちやすいし、仲間意識、領分意識を与える空間も、人と人とが引き込み引き込まれてい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空間だろう。」

歉類的表現就會增多，而感謝類的表現就會減少。如果是關係疏遠的人，無論什麼場面，基本上都會首先使用道歉類的表現。

相反，在與上述同等條件的語境下，以漢語為母語的人通常都不會說“對不起”的，充其量也只說一聲“不好意思”。也就是說，漢語不存在日語中所表現出來的“內外關係”規則。

對於一個相同的行為，日語和漢語的表達不同。造成這種不同的顯然不是語法的制約，而是來自各自語言文化制約因素的不同。可見在如何對待自己與別人的利益圈關係上，日本人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不同的。

3.2　日語的否定疑問句與漢語的否定疑問句

當需要徵求對方意見，或者需要表明自己的想法時，日語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這就是使用否定疑問句的頻率要遠遠高於肯定疑問句[5]。比如：

（1）これ、食べる？

（2）これ、食べない？

（3）このバックいいね、買う？

（4）このバックいいね、買わない？

（5）それが死の前兆なのではないか。

（6）お腹すかなくない？

（1）和（3）蘊含言外之意，在中性語境中這種言外之意往往會被首先激活。（2）和（4）在沒有特殊語境的條件下，言外之意通常是不會被首先激活的。當表達自己的某種判斷時，如（5）所示，日語多用否定疑問句。特別是（6），向別人詢問某種內容時，日語竟然可以使用“否定＋否定”這種雙重否定疑問句。

關於日語否定疑問句的上述用法，有的學者認為這是因為日語的否定疑問句在語義表達上具有某種傾向性（太田朗 1980、滝浦真人 2000 等）。

---

[5] 滝浦真人（2000）認為「否定疑問文として肯定的同意を求めるのに用いられるケースがかなり多いだろう」。

特別是在徵求以日語為母語的人同意時，滝浦真人（2000）認為如果我們把（ａ）非疑問句式、（ｂ）否定疑問句和（ｃ）雙重否定疑問句這三個句式放在一起比較，就可以發現「なくない？」的婉轉程度最高。並舉了如下三個例句：

（７）「そういうことって、あるよね。／ありますよね。」

（８）「そういうことって、ない？／ないですか？」

（９）「そういうことって、なくない？／なく（は）ないですか？」

（ａ）在肯定表現「ある」之後又添加了「よ＋ね」，具有相當“強硬”的斷定語氣，而（ｂ）將否定的「ない」變為疑問形式，句子由此產生肯定的語氣，是一種婉轉的說法。（ｃ）的「なくない？」又添加了一個否定詞，使其更加婉轉（滝浦真人 2000）。也就是說，當需要徵求對方意見，或者需要表明自己的想法時，日語的肯定疑問句式是一種有標的句式，而否定疑問句式是一種無標的句式。

在與（１）～（６）相同語境的條件下，漢語的表達顯然就不同了。比如：

（１）’これ、食べる？

／這個，你吃嗎？

（２）’これ、食べない？

／這個，你不吃嗎？

（３）’このバックいいね、買う？

／這個包不錯，你買嗎？

（４）’このバックいいね、買わない？

／這個包不錯，你不買嗎？

（５）’それが死の前兆なのではないか。

／那不是死的前兆嗎？

（６）’このマンガ、面白くなくない？

／這個漫畫，不（不）好看吧？

顯然漢語肯定疑問句和否定疑問句的表義傾向與日語的相反。如（１）（３）所示，這裡的肯定疑問句首先被激活的是言外之意，而於此相對應的漢語（１）’（３）’中的肯定疑問句首先被激活的卻不是言外之意。（５）’中漢語的否定疑問句具有比較強烈的反問傾向，而日語（５）中的否定疑問句表現的是說話人一種委婉的斷定。（６）這類雙重否定疑問句在漢語中基本無法表達。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似乎也可以歸納出一個規則來，這就是，當需要聽話人表態，或對聽話人表示自己的判斷時，以日語為母語的人通常會選擇可以讓對方容易否定、或不直截了當表示自己判斷的句式，而以漢語為母語的人通常是不需要這種選擇的。顯然，這種對語言形式上的選擇，與說話人的提問和判斷是否涉及聽話人的利益圈有關。

3.3　日語中用來表示劃界的「た」

日語的「た」通常被看作一種時和體的標記。但是，日語的「た」不僅可以用來表達已經發生的事件（「昨日食堂でラーメンを食べた。／昨天我在食堂吃了麵條。」「締め切りまでまだ二日あるが、僕はもう出してしまった。／離截稿期限還有兩天，不過我已經把稿子交上去了。」），也可以用來表示目前的情況（「俺の鍵、ここにあった！／我的鑰匙在這兒！」「そういえば、今日は給料日だったなあ。／這麼說來，今天是薪水日啊。」「乗った！乗った！／快上車！快上車！」），甚至還可以用來表達未來的事情（Ｑ：明日授業あります？Ａ：ちょっと待って、あ、ありました。／Ｑ：明天有課嗎？Ａ：等一下，明天有課。）。而且，上面我們也談到，「た」的６種用法似乎都解釋不了為什麼日語裡會有「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和「すみませんでした」這樣的說法，解釋不了這裡的「た」用來傳遞什麼信息？由於漢語裡沒有這類的表達方式，所以，看起來似乎很簡單的問題，對以漢語為母語的人來說，卻是十分頭疼的大問題了。

在日語的表達中，「た」的用途不僅比漢語廣泛得多，而且，所受到的限制也比漢語的少。日語的名詞謂語句、存在句、形容詞謂語句、動詞謂語句都可以與「た」共現，而漢語除了一部分動詞謂語句可以與表示時體的“了”共現外，其他的句式都不能與表示時體的“了”共現。比如，日語可以說「彼は学生だった。」、「机の上に電話があった。」、「桜の花が美しかった。」，如果要表示相同的意思，漢語就不能說“他是了學生。”“桌子上有了電話。”“櫻花漂亮了。”，而只能使用與表達現在情況相同形式的“他是學生。”“桌子上有一部電話。”“櫻花很漂亮。”。“他是學生了。”“桌子上有電話了。”“櫻花漂亮了。”雖然是可以成立的，但這裡的“了”不是用來表示過去的情況，而是用來表示一種變化，一種新情況的出現。

之所以日語「た」有上述這樣的用法，而漢語沒有相對應的語法形式，這恐怕與雙方的時間思維方式不同有關。以日語為母語的人喜歡對過去的事情進行劃界，以此隔斷與今天的聯繫，重新啟動，重新開始。於此相對，以漢語為母語的人不喜歡對時間進行劃界，過去的事情仍舊對今天或未來有用，也許是這個原因，漢語裡沒有過去時的語法標記，所謂時體標記的“了”“著”“過”在用法上要受到很大的制約。

換句話說，對過去的事情進行劃界，可以切斷過去與現在的聯繫，使兩個在時間上相關聯的事件斷絕關係，回到互不與對方發生關係的原點。這個思維方式與 3.1 和 3.2 的思維方式一脈相承。因此，日語可以容許「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和「すみませんでした」這種表達形式的存在，而漢語卻不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和「すみませんでした」中的「た」實際上是一種用來劃界的標記，這種標記用來切斷與過去的聯繫，重新回到一個既沒有接受別人的恩惠、也沒有給別人添麻煩或侵犯別人利益圈的自我的世界。因此，當說話人不希望別人的好意行為在今後還一直與自己保持某種關係的時候，多半不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而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當說話人希望侵犯別人利益圈的言行就此結束，不在對未來有效時，多半不說「すみません」，而說「すみません

でした」。由於以漢語為母語的人沒有這種思維方式，所以，無論與現在或將來是什麼關係，漢語只有“謝謝”或“對不起”這種表現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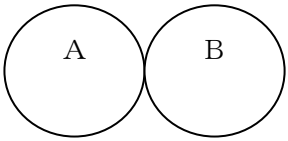
4. 雙圓模式與套圓模式

如果我們假設日語和漢語中存在用來制約上述這些語言文化現象的語言文化模式，這麼這個模式應該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模式，這個模式可以用來解釋大多數語法理論所解釋不了的語言表達現象和非語言表達現象。下面，我們就來討論日語和漢語中的語言文化模式。

4.1　雙圓模式

牧野成一（1996）認為日語中有很多語言文化的現象可以運用“內與外”的理論來解釋。實際上這個理論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思路。這裡我們把日語的語言文化模式規定為雙圓模式。並規定如下：

圖 1



A與B互為內和外。當A為內時，B就為外，當B為內時，A就為外。如果用指示詞來表示的話，A為「こっち」，B為「そっち」，反之也相同，當B為「こっち」時，A就為「そっち」。A與B相交，但不重疊。A圈和B圈表示A、B各自的利益圈和勢力範圍。凡是屬於A圈的人或事物都與A具有共同的利害關係，凡是屬於B圈的人或事物都與B具有共同的利害關係。因此，當A圈的人進入B圈，當A圈事物與B圈發生關係，對B圈產生一定的影響時，那麼，A圈的人就有必要對B圈的人實施一些包括語言表現在內的補救措施，當A圈的人或事物不與B圈發生關係或不給B圈以某種影響時，就不需要任何的補救措施。反之也相同。是否屬於同一

個利益圈是由說話人來判斷的。因此，A 圈和 B 圈的劃分是說話人根據自己與對方的關係來進行的。因此，同樣一件事情，可以依據說話人說話時的心情和判斷，有時屬於說話人的利益圈，有時屬於與說話人不同的利益圈。

因此，當日語為母語的人認為對方的言行對自己有益，同時又判斷對方與自己屬於相同的利益圈時，自然就會選擇「ありがとう」，而不說「すみません」。但是，但說話人認為對方的言行對自己有益，但與自己不屬於相同的利益圈時，就會認為這個對自己有益的事情同時影響或侵犯了對方的利益圈，這時通常就會選擇「すみません」來做一些補救，而不說「ありがと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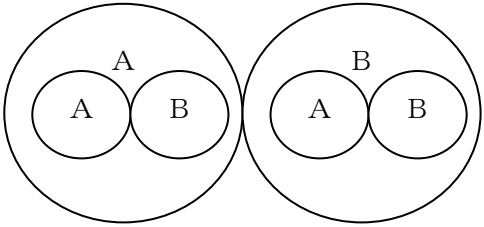
用否定疑問句來徵求對方的意見或表達自己的判斷，目的是為了使自己的詢問或判斷停留在自己的利益圈內，不直接刺激對方。因為直截了當的詢問或判斷實際上是不顧對方的利益，直接把對方拉進事件中來，並要求對方表態，這樣就等於介入了對方的利益圈。雙重否定疑問句能夠使詢問或判斷更加遠離對方的利益圈，因此這種句式可以在日語中生成，並得到使用。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すみません」和「すみませんでした」的不同也可以用雙圓模式來解釋。當說話人希望對方好意的言行表示感謝之後，使自己回到屬於自己的利益圈內，而不再與對方保持這種受恩於他人的關係時，多半會選擇「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同樣，當說話人對對方表示道歉之後，希望回到自己的利益圈內，並以此重新開始時，通常也都會選擇「すみませんでした」。因此，在日常的生活當中，如果對已經表達過「すみませんでした」的人還不停地進行批評的話，以日語為母語的人就會覺得不可理解。

不過，即使是屬於相同利益圈的人，有時也會使用「すみません」。剛才我們講過，與自己是否屬於相同的利益圈是由說話人根據說話時的具體情況來判斷的。因此，如果說話人說話時判斷對方在整體利益上與自己屬於相同的利益圈，但在個別利益上又與自己分屬於不同的利益圈時，上

面的模式就需要進一步細化。我們將日語的語言文化模式做如下增補。

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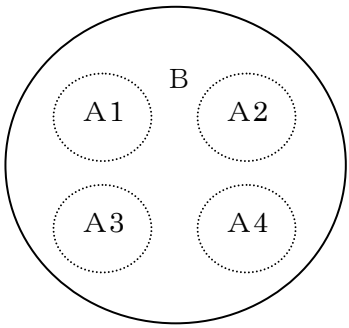
也就是說，以日語為母語的人，儘管他們的父母與他們同屬於一個相同的利益圈，但在個別利益上，各自又有自己的利益圈。這種關係可以不斷地細化，直至最後只剩下說話人自己為一個利益圈。

4.2 套圓模式

日語的語言文化模式重視各自的利益圈與他人利益圈的關係，重視自己的言行或他人對自己的言行是否影響或侵犯對方利益圈的事實。正因為如此，日語中才會出現無法用漢語表達或以漢語為母語的人無法理解的一些語言表達方式。日語的這種雙圓模式顯然不能用來解釋漢語。否則，漢語就應該出現與日語相同的表達方式，而不會出現交際上的文化休克現象了。

通過對目前收集到的語言事實進行歸納，我們認為漢語的言文化模式應該是套圓模式：

圖 3



Ｂ是由無數個Ａ構成的一個共同體。Ａ是獨立的個體，同時也是Ｂ的一分子。因此，在這個模式中才能實現“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的思想。Ａ1、Ａ2、Ａ3、Ａ4 等之間不相交也不重疊，Ａ存在與Ｂ中間，但又保持自己的獨立性。當Ａ1 與其他由Ａ2~Ａⁿ構成的Ｂ為自己與他人的關係時，Ａ1 利益圈之外是一個自由的空間，只要不侵入其他Ａ的利益圈，通常是不需要任何補救措施的。這個模式不存在出了Ａ1 圈就是Ａ2 圈或Ａ3 圈或Ａ4 圈的情況，因此，無論對自己有益的言行是否同時影響或侵犯了對方的利益圈，漢語都不能說“對不起”，而只能說“謝謝”。只有在Ａ1 明顯地影響或侵犯了其他Ａ圈的利益時才說“對不起”。

正因為不用考慮出了屬於自己利益範圍的Ａ1 圈是否會影響或侵犯到別人的利益圈，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就無需特意使用否定疑問句來婉轉地徵求對方的意見或表明自己的判斷，因此，也就不會出現雙重否定的疑問句。也正由於Ｂ圈是由無數個Ａ圈構成的，在時間概念上往往就不需要十分明顯的劃界，也無法隔斷與Ｂ圈內其他成員的關係。

5. 小結

日語的雙圓模式與漢語的套圓模式顯示了日本人和中國人在思維方式上存在根本的不同。因此，之所以漢語說“謝謝”的地方，日語要說「すみません」，日語裡存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すみません」和「すみませんでした」的區別，而漢語裡沒有，這些都可以認為是由於各自語言文化模式不同所造成的。比如，下面的「ウチ」漢語是不能用“內”來表達的。

（15）寒いからウチで遊ぶ〔指說話人自己的家中〕

（16）その計画はウチで立てよう〔指說話人自己的合作夥伴或同事等之間〕

（17）ウチじゅうで大騒ぎをする〔指說話人自己的家中〕

（18）ウチを持つ〔指結婚成家〕

（19） ウチの人〔指說話人自己的丈夫〕

（20） ウチの者〔指說話人自己的家人，狹義也指說話人自己的妻子〕

（21） ウチの会社〔指說話人自己工作的公司〕

也正是因為這種思維方式上的差異，日語中「～だろう」「～か」「～と思われる」「～といえそうだ」「～らしい」這類表達方式才會十分發達，而漢語卻在很多情況下無法找到於此相應的表達方式，甚至無法準確地將其用語言的形式表達出來。

但是，我們這裡提出的日語的雙圓模式和漢語的套圓模式畢竟還是在有限的事例中歸納出來的。這兩個模式看起來似乎可以解決本文提出來的一些語法理論無法解決的問題，但我們目前還不能保證它們就一定是一個絕對的具有普遍性的模式。因此，這兩個模式的最後確立，還需要對大量的事例進行更加深入的觀察和驗證，還需要通過對大量事例的歸納和研究，進一步地對這兩個模式進行充實和修正。

参考書目

三宅和子、「「詫び」以外で使われる詫び表現—その多用化の実態とウチ・ソト・ヨソの関係—」、『日本語教育』第 82 号、1994

于　　康、「言語と文化の交渉・「うち」と「そと」にみられる言語表現の相違」、平成 17 年度大学連携「ひょうご講座」、2005

中田智子、「発話行為としての陳謝と感謝—日英比較—」、『日本語教育』68 号、1989

池田理恵子、「謝罪の対照研究—日・米対照研究—face という視点から一考察」、『日本語学』12 号、1993

住田幾子、「日本語の詫びのあいさつことば:女子学生の言語生活における談話資料をもとにして」、『日本文学研究』28、梅光学院大学、1992

住田幾子、「感謝のあいさつことば:「ありがとう」と「すみません」について」、『日本文学研究』26、梅光学院大学、1990

岡本真一郎、「感謝表現の使い分けに関与する要因」、『愛知学院大学人間文化研究所紀要』６、1991

岡本真一郎、「感謝表現の使い分けに関与する要因（２）:「ありがとうタイプ」と「すみませんタイプ」はどのように使い分けられるか」、『愛知学院大学人間文化研究所紀要』22、1993

奈良　毅、「言語文化学の構築を目指し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46／47 合併号、1994

松浦照子、「ありがたい」、『講座日本語の語彙９語誌Ｉ』、明治書院、1982

牧野成一、『ウチとソトの言語文化学—文法を文化で切る—』、アルク、1996

岡崎義恵、『文芸学』、教養文庫，弘文堂、1947

芳賀　綏、「言語文化論の構想—日本人の意識と表現序説」、『金田一春彦博士古希記念論文集第２巻　言語学編』、三省堂、1984

柳田征司、「大蔵流狂言に見える、お礼のことば「有難い」と「忝い」

について」、『国語学』12 月、1996
酒井良枝、「「すみません」の用法について」、『昭和学院　国語国文』12、1979
宮島外編、「「ありがとう」と「すみません」」、『図説日本語』、角川書店、1982
彭　国躍、「中国語の謝罪発話行為の研究—「道謙」のプロトタイプ—」、『語用論研究』第５号、日本語用論学会、2003 熊谷智子、「研究対象ついての謝罪—いくつかの切り口について」、『日本語学』11 号、明治書院、1993
熊取谷哲夫、「発話行為理論と談話行動から見た日本語の「詫び」と「感謝」」、広島大学教育学部紀要、1988
鄭加禎・上原麻子、「謝る意識—中国人、日本人、台湾人の対照研究, Human Communication Studies Vol.33」、日本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会、2005
羅　朝暉、「漢語“道謙”話語模式」、≪暨南大学華文学院学報≫第１期、2003